



长庄赏荷

■ 安徽庐江 金志伟

有些美景是需要雨中欣赏的，譬如烟雨江南，譬如雨中的西湖，还有西湖边那些寂寥而又悠长的雨巷。

这些被雨淋湿的意象，不仅有一种楚楚动人的情态，还有一种让你潮湿的情感冲动。

雨中赏荷，也自有一阙情致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来到肥西山南镇长庄的太空莲基地正是一个雨天。雨是江淮间的那种梅子雨，有种淅淅沥沥的脾气和韧性。季节快入伏了，这个雨季也显露出它强弩之末般的颓势。但长庄的太空莲才刚刚开始绽放，而且这一绽放就一发不可收的要盛开到十月份。太空莲长达四个月的花期，不但亮丽了一方风水，也吸引了无数游人的目光。

漫步荷塘边，你不仅走在一缕荷香中，还走在一片诗情画意里。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这些风中的荷，千姿百态地展现它们的美丽与妖娆。荷花也正在盛开着，甜蜜的香味沁入心脾，让人沉醉不知归路。细密的雨滴打在荷叶上，有种好听的节奏和韵律。特别喜欢这些停留在荷叶上的雨滴。它们在微风里上下左右地晃动着，晃动出一种特别晶莹的剔透和特别剔透的晶莹。

同在别处赏荷不同，长庄的荷花不以规模取胜。我到过很多赏荷的地方，有些荷塘面积很大，有着一望无际的辽阔阵势。但长庄的荷塘保持着往日农田原本的面貌，田埂弯曲延伸，把你引向荷香深处。这种欲说还休的情致，一下子把我带进朱自清先生的意境里：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，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我想，曲曲折折应该是荷塘最本真的样子，也是它最美的样子。那些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，历来就是一代

代长庄人日出而作踏出来的诗行。

沿着曲曲折折的田间小路行走，我同基地的工作人员一路交谈。交谈中，我才知道太空莲的与众不同。过去我所见到的荷花大多数下面是长藕的。湖藕，塘藕，花香藕。藕在我的家乡是可以当水果吃的，还可以做出各种美味佳肴。藕不论生熟，都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记得我小时候常流鼻血，母亲把藕节捣成汁滴在我的鼻孔里。偏方往往有奇效，藕节真的治好了我的毛病。已经几十年了，我再也没有流过鼻血。

太空莲是不长藕的，这多多少少是对我已有常识的颠覆。许是在太空里游历了一趟的缘故，太空莲的基因已发生过改变。同传统的莲藕相比，太空莲有生育期长、花多、蓬大、结实率高、颗粒大、品质优等特点。它的莲蓬产量，比一些常规品种增产一倍还多。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只莲子一项，每亩荷塘一季就能收入三千多元。并且这些荷塘里是不施农药和化肥的，荷塘里还养了一些鱼和虾。这些野生的鱼虾是很受人们欢迎的，这也是一项不错的收入。长庄依托太空莲，还开展莲产品深加工，逐步形成了一条生态农业观光产业链。过去的长庄是个有名的贫困村，现在，太空莲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来自太空的财富与祝福。从此，长庄的日子便更加富足并拥有了长长的未来。

在田埂上，我发现埂边长出好多小荷叶。原来以为荷是柔软的，因为大多数写荷的诗句都是柔情万种、柔情如水的。“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如水。”一直很喜欢《西洲曲》里的这两句诗，一直很喜欢这种含蓄而又深情的表达。在长庄，看到这



婷婷玉立 周淼/摄

些顶破田埂破土而出的小荷细柔、嫩绿的叶子，我突然明白了柔能克刚的道理。正如一位朋友说的，只要有水，太空莲的生命力就会变得坚不可摧、不可阻挡。

教中学语文数十载，最喜欢的现代文是朱自清先生的《荷塘月色》。先生是状物的高手，也是白描的大师。走在长庄的荷塘边，想起的还是先生的这篇美文。长庄，我一定还会再来的。再来长庄时，我一定会选一个有月亮的晚上，同最爱的人一道来。“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。”同当年的先生那样，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罢了。

朱先生当年就是这样说的，我应该不会记错。

岳西悦兮

■ 辽宁沈阳 程远

从南京机场到安徽岳西，走高速，3个半小时。途经马鞍山、芜湖、铜陵、枞阳、安庆等几座城市。一路山川陌野，满眼旖旎，始知作为一个北方人，为什么我如此地热爱南方，向往那些温润的感觉与曼妙的情怀。想起2002年11月，参加黄山笔会，与南方作家结下深厚友谊，遂给马鞍山的翠华姐、晓平兄、迎兵弟发手机短信：在马鞍山想你！谁知，无一发出。少顷，机响：中国××提醒您已欠费停机。

入住安徽（岳西）天际大酒店，与CCTV-7·乡村大世界节目组老邱会合。邱，黑龙江人，央视导演，自谓与哈尔滨著名作家阿成、小小说作家袁炳发是哥们。我说，上述仙，俺也熟。邱遂拨手机，一阵嗯哈啊呀晕切汗之后，说：情况属实！

自古安庆多才俊，民国以降尤甚。严凤英、王少舫、陈独秀、程长庚、张恨水、邓石如、朱光潜、朱湘，直至诗人海子，无不令世人景仰。当然，还有张玉良，一个命运多舛才华横溢的女子。4月25日晚，《画魂——张玉良传》作者石楠先生来岳西讲学，在文友欢迎的饭局上，有幸忝列先生侧位，添水（先生不喝酒）夹菜，并冒昧为正在编辑的《活着，走着想着》一书约稿。先生仁慈，欣然应允。

26日早，岳西县旅游局副局长、摄影家葛岳城先生驱车带我们游岳西。318国道，经过明堂山风景区，只见山峰耸立，云雾缭绕，路边茶园，有头戴围巾之妇女弯腰低头，双手忙碌。葛局长说，这里是集奇松、峻石、云海、瀑布于一体，至今保持着纯天然的原始生态区，方圆50公里，不仅是植物的宝库，也是动物的乐园。因为要赶往下一个地点——冶溪镇，便没有停留，而是寻一山野人家歇脚，喝茶。茶是六安瓜片。记得岳西才子胡竹峰在《煎茶日记》中说到六安瓜片的好：春天，喝六安瓜片，就像守着自己的红粉知

己，一杯茶，分解成一口口浅淡的心事。

红粉知己？说得好。

冶溪镇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西南边陲，属皖鄂两省的岳西、太湖、英山三县结合部，四面环山，中间盆地，一条叫作冶溪的河流贯穿全境，两岸民居罗列，古树参天。村民告诉我们，全镇共有2000多株百年以上的古树。可是，我叫不出这些古树的名称，只能从标识牌上辨别哪些是香樟、苦楮、枫杨，哪些是紫柳、青冈栎和枸骨冬青。其中，最著名的当属溪河村陶边组蛮坪坝上的两株苦楮。林业专家考证，这两株苦楮树龄均在1050年以上，一雄一雌，孪生，两树相距只有3米，冠幅平均21.28米，雄东雌西，雄粗雌细，然合围均要五六人。

关于这两株苦楮，还有一个传说，即宋朝某年某月某日某男某女殉情于斯，死后不久，此地生出两株苦楮树芽，正所谓生不能同罗帐，死化作连理枝也。

位于冶溪镇东南6公里处的联庆村旗形山下，有一古建筑曰联庆堂。堂前碑文记载：此堂为方姓祖居地，建于明末清初，坐西朝东，砖木结构，一进七重，高12米，长86米，宽24米，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。初建时，主厢房依次排列为：一重佣工、仆人居所；二重客室；三四重大堂主建筑，中有凉亭、戏台，东西两根主梁龙头凤尾，两厢一为书房，一为闺阁，皆木雕精细，人物掌故，花鸟鱼虫，飞禽走兽栩栩如生；五六重为正厅，乃婚丧典礼之地；七重为列祖列宗牌位供奉处，逢年过节，方氏子孙在此集中举行祭祀活动。当然，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了。同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古建筑一样，如今的联庆堂早已破败不堪，仅存的几十根木桩勉强地支撑着那些残砖碎瓦，大片的阳光透过屋顶倾泻如注。阳光下，一老太坐在院子里削着竹笋，不知道她是不是方家后裔。举起相机——老太没有回避，亦没有伸手索要小费，而是温和一笑。

位于司空山西部的金盆村有一远近闻名的石拱桥，从岸上看，它形似弯弓；从桥下看，它状如满月。沿桥两岸，古树遮荫蔽日，流水潺潺，桥身长18米，宽4米，高8米，据说为南宋末年淮西安抚使张德兴将军为抗击元军，在古驿道（兵道）上建的桥梁。桥的正中有块四方形的石板，上凿孔方兄图案，当地人叫做钱徽。莫名其妙的是这桥的名称——转背桥。村长说：点背的人走此桥就会转运。那么点正的呢？一笑。

从冶溪镇走西线，虽坡陡路窄，越野车却可以开到半山腰的松波寺。葛局长说：余下的路，你们自己走吧！我在东线的正门等你们。葛局长为我们找了导游，可导游也未走过几次西线，所以，下车不久，我们就迷了路，幸遇老乡及时指点，又引领一段才步入正途。怎奈我数日感冒，四肢无力，原本1000米左右的山峰不在话下，今几个却栽了跟头！

27日早，天峡山庄，天未亮即闻鸟啼声。早餐后，导游带我、邱导游天峡景区，并告曰：天峡者，谷长10公里，最大切割深度近千米，草木葳蕤，百花争艳，峭壁林立，飞瀑流泉，其中尤以九连瀑布群、高山湿地公园、原生态山水田园最为著名。诚如斯言。不过我的兴趣似乎不在瀑布，不在湿地，不在田园，而是山涧幽谷之中，那一株株未曾见过的树木：油麻古藤、百年榿木、五信子、银缕梅……尤其后者，为6700万年前最古老的被子植物物种——金缕梅科新属新种，和裸子植物银杏、水杉一样，被誉为活化石树种，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植物名录。据说，该景区目前共发现野生银缕梅54株，胸径从1~27厘米不等，分布于海拔400~480米的向阳阔叶林中，呈4小片块状分布，数量之多，极为罕见。

此时的银缕梅已过了花期，但仍姿态婆娑，枝叶繁茂，让人想起江南的女子。